

新滑稽列傳

文抄公

近於一刊物上覽見伶人雜劇數齣，頗堪回味，因以錄出，以廣博共榮。

歷史上的伶人——特別是小丑，多數富有幽默的天才，不但善於刻劃人生，還有諷刺時事的膽量和見識，能說人不敢說的話。諷諫、諷諫，雖然也有酸溜溜的味道，總比忠言正論聽起來舒服一些。下面的故事，雖是諷刺，但戲劇化了之後，也就「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」了。

三國時，吳有雜樂伶高崔巍性善滑稽。有一次，孫權故意逗著他取樂，命人把他的頭部按到水中，少頃放起，問他滋味如何？高大笑不已，孫問：「你有什麼好笑」答：「臣方纔見到屈原，屈說：『我不幸遇到無道昏君楚懷王，所以葬身水底，你幹嘛也來了？』」

五代時，吳有樂工申漸高，當時列國割據，地小而政出多門，稅課繁重，商民不勝其苦。正逢京城苦旱，而朝中作樂如故，有一天皇帝設宴御花園，席間皇帝問及外郡有雨，京城無雨，是何緣故？申乘機進言：「雨泊油稅，不敢進京。」皇帝大笑，即刻下令免除一切額外稅。

南唐伶人李家明，口齒伶俐，善於滑稽應對，常隨侍李璟遊玩宴會，李璟初繼位有唐主，大封妃嬪，皇室都加官爵，而羣臣皆無封賞，有一次宴會中，家明臨時編排了一齣劇，戲中兩老夫婦高坐，眾兒媳噓頭不已，兩老斥之曰：「自家官，自家家（當時俗稱公公為官，婆婆為家），何用拜這麼許多？」李璟知其意而笑，於是百官各進一級。

宋初盛行李義山詩體，號為西崑體，後進文人多抄襲義山詩句，獵取功名。一日宮內宴會，文臣多在座。伶人扮李義山出場，衣衫破爛不堪。另一人問其：「為何弄得這般光景？」答曰：「不要提了，我被各位翰林先主們拉來扯去，幾乎扯碎了！」當時西崑體將在座者都被弄得十分尷尬。

黃旗綽是唐明皇時梨園弟子之一，明皇曾問：「什麼孩子最可愛？」黃答：「自己親生的孩子最可愛。」明皇知其所諷刺的是楊貴妃收安祿山作乾兒子的事，不覺悚然一驚。

宋徽宗時禁錮元祐黨人，凡涉及元祐者都遭无妄之災。伶人於宮內演戲時，扮一宰相高坐，一遊方僧請驗牒放行，其牒乃元祐三年發者，立予撕毀而勒令還俗，一文士在元祐中進士，禮部不肯選用

，自來申訴，不但無理，並把功名一筆勾消。又一庫吏來報：「方才在庫中領來一筆錢，全是元祐錢，請問宰相要不要？」宰相低頭想了半天說：「從後門搬進去吧！」另一伶人突然用棍打宰相之背罵道：「你做到宰相，原來也只會要錢。」此言一出，連皇帝都笑了。

史彌遠為相，植黨營私，無所不為。伶人扮顏回，左手拿一塊石頭，右手拿一鐵鑊，力鑊不能入，歎道：「鑊之彌堅！」另一人譏笑著說：「你不去鑊彌遠，却來鑊彌堅，當然鑊不進去了。」羣坐者無不大笑。

南宋亡後，有金姓伶人流落杭州，路遇宋時殿帥，降元任左丞的范文虎。范念其貧困，命其於次日公宴時演戲，以作進身之階。金於演戲時插上一段插曲說：「某寺有鐘，忽然數日無聲，方丈責問小和尚為何忘了打鐘，小和尚說：『有神顯靈，不敢冒犯。』」方丈連忙去看，神一見他就拜，方丈問：「你是什麼神？」神答：「吾乃鐘神（音忠臣）也。」方丈說：「既是忠臣，為何輕易的下跪！」滿座大笑，范怒逐金。金散然而出，依然討他的飯。

清末名丑劉趕三有一天扮調頭皇帝。臨入座時，忽插一筆，以嘲諷的口吻說：「我是假皇帝，倒還罷坐著，真皇帝還終日站在那裏，坐不下來呢！」惹得聽了，才吩咐光緒帝坐下。

王安石倡行新法，甚得宋神宗信任，權傾一時，王女嫁蔡卞，蔡知恩報恩。其後繼承丈人衣鉢，蠱惑哲宗，封王安石為舒王，配享孔廟，和顏子分庭抗禮，位列孟子之上。伶人排了一齣新戲，一人扮孔子正坐，三人侍立，一個自稱顏子，一個自稱孟子，另一為王安石，孔子命三人坐，王讓孟居上。孟子說：「按爵位而論，軻身後才得封公，相王現居王位，何必客氣？」王又請顏子居上，顏謙辭：「回乃陋巷小民，生平無何事功可言，相公的新法天下景仰，你不要太謙了。」王於是居之不疑。鬧得孔子也坐不住了，起身退讓，王惶恐遜謝，連稱：「不敢、不敢」。正在彼此拉來扯去，另一人扮子路滿面怒容，挽公冶長之臂，由幕後跑出。公冶長窘迫得連問：「小弟何罪？」子路斥之：「你真無用，全不救護丈人，看別人的女婿何等出力！」以後皇帝也覺得太過份，便撤王安石の記事。